皇明嘉隆疏抄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楊繼盛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
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
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馬擄我妻子焚
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
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
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
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
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
多矣臣至都下見俺荅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
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决其問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暫准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
之太宗不過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illegible]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

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毒徼茲胡虜反不
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
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貪服尚
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
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
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
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
失信義況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聞者也方

令各處兵馬集矣粮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将練兵者為何備粮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将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民之慘奸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

與逆賊决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
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之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将焉用我哉将
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将謀去矣異日
欲復召號誰肯與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
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
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
開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
矣将焉用武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
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
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

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
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
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将来勾
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
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
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
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兹醜虜
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将来腹心之
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
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戎兵
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開
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
此長胡屢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
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
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
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
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
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
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
馬而過索重價或因馬市而過討重賞或市馬
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

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
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
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
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
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
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
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之將安處乎永
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
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

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因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執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駕田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

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耳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縻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

不失信觀其聲言其時擄其處再不懲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　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一二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為上乎噫愚為此說者是損　國家之兵威養虜

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将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来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来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

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況馬多係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虜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者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户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

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暫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得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賜予之隆者蓋為主張國是征討逆賊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從之以誤

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哉

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亦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保身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忘憂思忍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
言田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壓非市
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
非三二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田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于
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彼
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
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肆意瀆奏好生阻
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内脫一字着錦衣衛拏
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爲乞平政令示鎮靜以安危疑以全威體事臣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雖于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謂醇速變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謂順紀綱法度幾至淪斁胡可謂立人心机隉鼓之易揺胡可謂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

廟謨廷議當有爲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覩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噎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得宜而爭奪息幾徵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

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名經奉

命拊循亦能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斂以肇釁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手足之分即其舉措少

垂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閙閧呼噪稱叛此可謂非罪乎今縱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迺過懲於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勘報即懸斷而遂議之夫巡撫越墻而避於都司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鼓衆呼噪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求原無他意至于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法惟懼弗深於

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聚厚積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

親藩脅同城社四也外隣强虜急可奔援五也慝積惡稔眾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寧廣三百餘里邊臣節戍士馬精銳厚餉犒勞堅甲

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
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遠在外地城池高廣僅
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朶顏海西
毛憐諸衛皆　國家冠帶敬順之國歲時稱
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讐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
親藩之庇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
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
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為矣今
陛下重于舉事恩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
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

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二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慎之以静曠然示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蕭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為　國家久安之頼兵部不得過事姑息廷斷是非曲為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度隳廢貽張皇之形示懦怯之

迹使天下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　國威不褻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闢在我即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全　國家之體旬日之内軍士不款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　聖明虛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過勞　聖慮重壓　廟堂以損

陛下英明之治臣等無任惓惓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曹忭謹

奏為仰　聖斷　勑群臣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事臣伏覩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畿輔

皇上大奮　乾剛斥諸不能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方略不旋踵閒驅逐犬羊奔竄出境京畿幾百萬生靈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臣遠在江藩逖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諳戎務顧復自念虛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埸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臣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自隱忍緘默以負
我
陛下虚心之訪坐視時艱而莫之救正哉臣且不敢
毛舉細故煩瀆　聖聰臣切見今日之所以釀
成外患而漸至邉務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
計之不熟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虚文而無
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嘗
讀宋史至司馬光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
為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
所以當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
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疊兹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廑堂宁之慮然臣則以為議論紛紜茫無定着當事之臣祇以虛文相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來

皇上焦勞 宵旰廣集衆猷一時建白臣工先後相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略亦燦燦然明著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何也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諸臣建議也

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看議是帝堯詢謀僉同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行是又周文遏莒篤祜周宣薄伐于襄之心也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而下其議於諸事之臣則其言其事又有合不合利不利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常不宜於通變若此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且眩於明實牽於掣肘寧因循度日無敢違衆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此所以玩愒之弊日以深而虜患之來日以近也臣

愚伏望

陛下大施　聖斷勑下廷臣秉此虜騎遠遁數求實

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核實之政求言雖廣用

言必當如脩邊必求脩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

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

政之實如清理錢粮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

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

類難以枚舉言言求行事事求實一言之實求

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驗則精明治功

煥然振起而踵承習弊一朝頓革安內攘外之

弘綱守邊固圉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御虜

與牧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非得於嘗試曾經慣歷及在地方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身所親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偽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後未能真知灼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如親身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望

陛下急勑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

奏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臣言彼既親在地方其於知見必的即於因言求效殊[illegible]之[illegible]浮談如是則內焉群策畢舉外焉謨[illegible]非

遥制事有責成處處預備有方何至臨期無㕛
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覽省生民幸甚邊圉幸甚不勝大願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因邊務建議紛紜該部題每每
狥情依違議論雖多實行者少户部兵部還查
近日各官條陳疏内擇其於兵馬錢粮有裨實
用的會同該科重加詳定歸一具奏務要着實
施行其泛濫不切窒碍難行的不許題覆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王煒等謹

奏為陳膚見贊修攘事臣等竊惟戎狄之為中

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顧敢桀

驁若此意者 上天赫怒故驕其心褫其魄假

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虔劉

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

選將練兵繕墉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

黎洶洶焉不能朝夕在於斯畢收群策以成一
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
備採擇況臣等以言為職又安敢猥陋自嫌僭
冒是懼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款款之愚
乎盖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illegible]豪傑
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戡難常有餘力[illegible]由此
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illegible]事去
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illegible]有
之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之也況濟[illegible]之
舟行太行之車乎宜緩而緩則張 迫[illegible]之

乖於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勤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糴通德食糧之議者有斂京師畜產之議者嘖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國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廢萬一有警則秋期廹甚不遑之虜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為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治兵莫先於飽其氣今委靡積弱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搖手蹙額謂莫之敢攖臣等雖甚罷駑竊笑其說之鄙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逞者惟吉囊與俺答何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四一餘萬矣衆寡之分固已不倫一整我所節制之師驅彼嗜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戰可俟矣且群皆奔矣況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諸將

謂虜之猾傑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盖勇智竝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年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穽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内地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阻使關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暢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貪暴時出掩擊以牽其肆掠候其去而集後陳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邀之或閉其泉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

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亡羊而補牢未為晩也臣等但恐牢之撤而羊愈觝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逞勇力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為權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盖寡矣及寇之来則又分其兵於某處按伏某兵於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㟁零隔越王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况虜騎之来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吴頗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徃昔楊琳孔壩溝之敗鹻則為近日丁瑋石湖嶺之覆没勢則然耳是盖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窺竊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

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參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於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之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之援亦如之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

信地而來兵以坐視不以已出我境而返轢以自敵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牽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牽於西則東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産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川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於戎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何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重優偵探哲之賞給使

之必明必信則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
勝算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
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於不腆之虜盖寸寸而
守之不若扼其吭之為要惴惴以防其擊不若
擣虛之為得勝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
為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
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
綏德而虜勢以横遷之榆林而虜勢遏者正得扼
吭之策雖然如法度之束何哉兵也者將之利
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
之法嚴者諸將領大兩軍相敵鋒鏑交加不死則

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墻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勇將無勇制率皆遲回顧望以偷生免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熳之風以銷縮其肅勁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士以一切葸劣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盖豪傑之將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蛙則

式之則螳螂[illegible]欲擊輪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
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容其防欲
勇敢之不變爲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
將昭軌物引繩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于
禮法之外而所以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
上不惟無以壯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
請除寡謀僨事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
而奮勇克捷非力弱而且有成算者悉從寬假
以開放其鷙猛于虎搏之心除貪利刻軍逗遛失
機者罔赦餘皆所節以蹤目治之無責其成以無
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以桑掉鞅之氣

則緣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攜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爲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悍役而狂駭甚至執主帥加兇逞焉紀綱之不振義分之不屬至此極矣爲之帥者平居諄諄翕翕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爲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爲是不難存乎其

人耳宋宗澤之撫楊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
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入營勞來而即
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況邊士世受
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給於我而上下之義分
森然猶在孰謂終頑逆不可懷來也得若人而
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懾
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且將歌舞涕洟喜
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
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
以招攜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蓄鷹犬
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兎則精神鼓舞欲

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敎數
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
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帖然
定者此明徵也若近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
尤艱於衣食抑揚御率之道似或闕焉至於治
兵備糧孰不以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
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治兵者清戎募
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觧雖勤而逋亡相
繼徒克吏胥囊橐為生民一重擾耳況土風不
諳甲冑不勝而無濟於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
大同之變盖嘗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

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實而為浮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食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鑑為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石填海也況軍士所急需者菽粟耳菽粟告罄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實粟為有見之言國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illegible][illegible]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底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必政之壞由於法之廢[illegible][illegible]則謂必盡覓其法而

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寛大之政淹人尚焉而况於荒莽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師豪户墾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負為庾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足為捍圉之固瑣見者不㪫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跡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其鼓衆怨而遂欻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之而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

用者其由来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
等乞
皇上渙發　明詔沿邉壤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
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
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
種具三時藝穫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
剠將官墾藝廣者無得多畜死士以護其世業
以壯其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
毋妄生擾害仍　勅撫按等官時加優恤勞問
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内殷殷乎
也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illegible][illegible]於

有事之日以恤士田畝皆困倉糧不蓄而自京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於然眉之急空竭 內儲剜心腹且無益肢體若謂王制無不從之士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胄士茂田忽捐於輿草之蕪没而顧斬於我軍我民之播但其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為軍士朘削而不歆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犬乎若謂懸齕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西江之挽不及於救也則宄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拯困急若以此為蓄糧之長策則非矣至於勞來安定猶在州縣之官時其艱

難而賑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董督之稽其夫
家衆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蓄斂然後芻糧之
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不必
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州縣正官員缺
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虜
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
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
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
能當車盖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
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雖有戰車矣何廢而不用

乎臣等讀史見趙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也以長刀巨斧呼躍而進虜固馬不及馳矢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程況戈矛殳戟神槍機砲連弩之利器虜豈有之而遂謂不可支乎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盐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隳弛而顧紛紛於買馬責豈無所歸耶況孳蓄之馬些隤臃腫於江之南北無濟於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鮮也調馬於邊致於近邊之死監而歲鮮備用之銀於軍將斯無利於軍民矣臣等見弓矢之造備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欺

胃而徒以敝弓往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於戎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值悉解軍府聽其選工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弓材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覈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非所以語經畧之宏規也前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爲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爲難方財用之久匱則剤量贏縮之爲難方兵威之久弛則鼓舞振厲之爲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爲難事變横出則鎮整俟

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兵柄之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為議復河套於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畋牧孕育於其間異日醜類益蕃則繁熾益甚其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我故疆承　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

狼望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容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半之譟何如哉疾瘢已發蓋不待徵往鑒於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募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偏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承世蔭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已也乞大　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備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

保和榮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契緊焉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於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遒之使揚鑣競馳於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已繼之縲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夤緣以肆姦民之騷繹不便甚矣周書有之用顧畏于民碞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此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四征弗廷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令大小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庶隅之無

關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臣辱之
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笏
傷庶内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於舉矣臣等叨
竊南垣仰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款盡遂以猥
焉蕪濫之辭冒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涓
埃此實
皇上不遺葑菲天包地育之 至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丘橓等謹

題為剿虜收功乞　賜申飭邊臣以圖善後事臣

等竊惟中華之禦强虜張　天討以蕩群氛乃

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

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

天威　廟略立　命六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

不旋踵而犬羊遁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

洩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震懾

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

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而邊臣者

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國盖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爲條例規畫以効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耳謹直敘管窺大畧以俟　聖明採擇焉一曰破邊臣之常套夫邊事之不振皆常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爲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爲難於是互相倣效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爲誰之罪矣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脂膏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副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俱憊有往復之金幣以濟禮有泛常之宴會以曠時之

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督撫而敘巡按及臣等
搢紳之美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諂諛夫如此
類未易枚舉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
規良法永為遵守外其餘事體因循任行整飭
繼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法繩之
則脫略於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有裕亦其驥足
矣此 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之
其在邊方為尤甚蓋疆埸之外防禦為急而刷
將帥遑姑息為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主謗
故皆執是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
也豈不沮疑附之心墩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

啓窺舖之釁若剋除糧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
首功不免夾雜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廩庚
爲虛占役而又貢閑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
之名矣豪强之據而莫能誰何屯糧有徵收之
數矣官吏之慮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盖
吏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
將官府及地方千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
民豪右但有一沮撓聽指名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
謂也其三曰修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來封疆

分區攝邊也條例事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
僕僕然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
哉他姑弗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
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
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器
哈虜敗遁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
新任總督鎮巡等官愈加刻厲此後如某事當
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專務期着實舉
行責其成效無徒粧點門面取快目前非但上
為　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
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

一時之幸少間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科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弊之邊瘵庶其有瘳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處其方舉藥而未竟其說欲不開事規不須題覆使得便宜行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遙度以掣其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薊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遙勉同舟而共濟閫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　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功罪賞罰自有　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行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無任悚息企望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廝每既知見如此如何不先行奏論且逆囚欺君誘上勾賊入犯兵科本職如何不劾丘擀着錦衣衛拏在衛裏打六十棍着為民其餘都降雜職邊方去

吏部尚書臣楊傅等謹

題為欽奉　聖諭條陳邊計事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群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冊通行大小官員攄忠殫慮破格講求各另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欵上　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竊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

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
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祇
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
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
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
不入即爲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墻可恃
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
即爲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詹連日面相酌議
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
條　奏不敢槩及外謹將近來東西六鎮戰守

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欵　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勑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
及照奉　旨建白者皆等之事也詢謀叅酌者
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
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
輔臣本兵議之邊兵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
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乎
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
乃　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
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
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

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遊擊友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將等官田世威劉寶胥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拏到京聽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題

奉

聖旨兵部集議來說欽此

計開

一定薊昌守墻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墻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修繕河坊口古壯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有徵驗因猾虜潰墻近說者遂謂墻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府官兵守兵單弱援兵不至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于墻耶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趂此冬閑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邊兵分

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猝遇虜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乗高而擊虜騎雖强恐亦不能飛渡

一

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路咫尺平其海昌治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關禁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口左右衛等處失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將[illegible]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貽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戶鴈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虜衝先年鴈寧一帶添築邊墻增兵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乗墻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兵為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閫外遙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

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
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倒馬龍泉諸關層峯
疊嶂頗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虜若南
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介馬而馳亦須
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虜犯宣
大已入內邊南窺內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
然後乘墻保守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
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芻餉合無照總
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秋防兩

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務必由之先年總兵馬芳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牽於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巢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一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於宣府亦可效而行之蓋總兵官馬

芳驍勇不减於震發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

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

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為

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

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

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

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

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年趁豐

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illegible]

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惠既

不費事任可行

聖旨

隆慶　年　月　日奉

欽差戶科給事中臣張東謹
題爲虜志益驕邊患至近亟乞擇要酌幾豫明戰
守以重　陵寢以安畿輔事臣於十月二十日
欽奉　勑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
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採度
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
蓋臣以爲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妨踈東路
何翅燃眉之火忒欲待事竣還奏
聞誠恐不量緩急䟽罰循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
入　貢夷声息已至有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
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閙走回合

說虜近来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擄㪅合大衆要便来搶都説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巳視吾　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陵寢諸山是　京師肩背南山又　陵寢肩背也譬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巳爲戎馬之塲則我之肩背巳受敵矣而　陵寢三

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爲近邊矣臣惟
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
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　京師直北矣查
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
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
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
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
近寔永寧而入則輕颷之騎直擣南山不日可
至其爲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
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爲我藩籬之
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

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部附
邉住牧悉爲壯虜驅迫星散藩籬巳空而險深
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爲虜所
使若今宣大邉民屢遭虜掠間有黠猾者乃反
安其利而樂爲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
寨亡命之徒久投氊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
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
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爲寒心也往者
宣大諸邉累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
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
意修築頗稱高厚又墻之外浚之爲壕塹之

外包之馬營虜騎雖强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
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可憑守
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粿
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
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況声息
欲搶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
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
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
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
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
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

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乎追至報及軍門方始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騎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爲中按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禁山自張家口至鎮家口聯絡爲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六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

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
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壕頗可爲守若永
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
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
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　陵寢後山硃
無間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
由之而出　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
門之口尤爲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
口出入巳成舊蹟之踄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
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
必將惟張家口是窺況九月虜之哨騎巳突諸

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近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路而爲今日屬意之衝者軟故張家者亦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真爲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路畫墻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間皆自擇崖險爲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

家口關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墻浚壕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况内地承平日久南山額垣已成通邏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娄營董暘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路祭將

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壯踏堵遏之鋒相機
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爲南山防守也軍之
耳目寄於鋒砲軍之聲勢屬通於哨諜若令調遣
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挈孥頟
頒晝夜隹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可潛
沮狂謀不爲無益者也臣爲　陵寢過計又有
意外之慮若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
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雖石匣
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
陵寢肩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
爲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冶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海冶隘邊林谷峻深樹卉翁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猶有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柳或虜情叵奇復另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參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為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冶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為守株待兎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冶宜添設

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
援保安　寢陵所係不小也　臣蓋於此反覆踏
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路
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
山諸口　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
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扼險
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
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謀設伏憑
險固守如懷來封水谷以西即居庸關概于谷
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邊西把
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

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綸其中併力截擊亦
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遲延左
次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搠預待調遣爲頃刻
起營之計後来查勘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
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拏解法司
議處合先嚴例預儆庶幾聞敵即趨應援有恃
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
同正兵頗稱驕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衰據鞍顧
眄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
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叅遊速整戰具

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爲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
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
情一併同罪臣又惟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
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遇警雖裹糧被
甲惟怯虎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
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爲報效失事之後自
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制縱使搖
動　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
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
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副參遊守備坐營

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

之才者鮮能堪此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遙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脈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請籌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倣便宜置吏之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倣市租皆輸幕下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

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
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
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
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
可乎擬議貴精咨詢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
足為主帥之師友者以贊軍機如古幕府之開
可乎遠近士民有藝勇絕倫者許招至麾下優
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　請補用可
乎此皆　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宋綱以洗積習頹弛之弊以建萬億年永

翰林院編脩臣胡經謹

奏為請大奮

乾剛益整　王師靜難一方以振綱紀以綏四方事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戡亂明主張弛之大道賞以酬勞罰以懲逆馭世皷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茂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彝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筐門俎豆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人人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奔呼聚稱亂至戕殺

主帥因循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夏之邑矣邇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剿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

蠢茲窮寇殲決有日乃復誘引胡虜數萬餘騎衝斥突入直抵版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敵衆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能久駐復自解牧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　臣愚無知竊意今日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强胡今日之罪不在强胡而在叛卒易曰履霜堅氷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從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横因循

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
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何養
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
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
犒愆期要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豢養之恩
固世世在也乃敢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
餉脇我良民窘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
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釜几魚肉耳安足
上勞　聖慮哉獨惟胡虜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兵休息今百有餘年故部落蕃盛

弓馬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士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脩火
堠欠明虜來則遠避虜去則徉追以是習為故
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互寇如今日無能也
臣本南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
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則臣聞不掉之尾起於中
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幸際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
雖遺茲乾虛特氣數之少慳耳夫夷狄猖獗自
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中華翻天覆地之
變極矣幸而　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非虜能復躑躅時耶雖然天下事
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牿
慎其微也豶豕之牙握其機也蓋微慎則早見
而豫定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侵
譬則人之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痾疾也良醫
藥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
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賊
十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
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

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實用六曰厚陞賞以
勵人心七曰畧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藁以
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
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一身天地神民之主也
陛下一心萬化闔闢之原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
治成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大
同有兩陲之藩籬六鎮有西北之要害燕晉有
天下之脊膂無大同則宣府之勢孤無宣大則
六鎮之兵搖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
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弱兼收群士之策秉焰焰之方張絕炎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而為之是為應兵應兵强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斯之謂乎夫大將六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拜韓信於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而江南平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縮進退惟心之一是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副使　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常虞設也今擁衆直入且號百萬則非常虞矣集兵四萬

夫亦為討叛卒計也今虜冦相援衆寡莫敵而
負固援強前制後曳獨且柰何哉矧兩貴不相
使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謂今日大將誠不可
不設也待之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
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
以壓衆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使其耳目改
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弓十夫
披靡虜騎至萬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怠弛積弱
之弊也昔　聖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士兵耳是故虜不自奮曾存乎時將之不自

任仔乎君令之邊臣可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無以禦虜恐無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耳若外攘內攻則非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帥與張瓚鄧永軍表裡相濟一專於攻賊一專於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謀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君親操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不敢將於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令

朝廷之上惟在擇將不在畫策將得其人則凡安危之計攻守之畧寸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願者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無以專便宜行之而無待於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則智謀勇鬬軍器自勵虜寇不足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醇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俠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世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今爲計亦已遲矣不然復遲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

矢溺之中是以撫捏督率朝謀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飢餓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其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之爲將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民濟溺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游食之民性同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於是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櫛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爲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
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劳報功則人君勸奬
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子必有死士書曰功疑
惟重於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勑下本兵備查
先朝北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授大将大将
以示諸将士如是而人心不勵臣未之信也昔
鄧禹漢名将也一将出關輙為赤眉所敗光武
畧而益任之卒能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将蓋以
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竝使各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

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復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奪其命敗之兆也乞

勅户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備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飽之而後可饑生之而後可死志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飢其孰與戰哉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誓同誓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剿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而已矣易曰得其首獲匪其醜仁義竝用之謂也蓋首從別則賊

心二而力張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行而後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固死之文武闔闢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胡則南走中原近

陛下分遣諸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者而不敢為漢遥度以取金城況弱儒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置喙

孰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之也目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効

儻不以臣言為妄狂而加葑菲之采則天下臣

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以圖永安事近

該鎮守太監王繩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

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郤永侍郎周敘前來

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任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

齎駕帖拏解來京問理隶[illegible]并地方有罪人犯

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

臣等伏讀

聖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
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邃 君門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
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于
聰聽者尤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疏況一偏之論議且復抑
揚輕重於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
文致之罪即皐陶聽之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
事非賴

陛下聖明公虛洞燭鎮靜避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
軍上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日矣近有
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
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説不必久住軍士恐生
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吽傳字者進各軍聞
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傳
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齊入將都察院門打
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鐐肘送監又將都察
院并文卷盡行燒燬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
信壅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

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無嫌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而厚薄之也自全之事在於此也且今之官府所以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力在已也邑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爲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受侮遼陽潰死者屢彼縱自媿寧復不畏死耶若曰往政之虐則遼陽已殺之其苛政刻令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爲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宥之積三者寔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
厥罪惟均法固不得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
至於軍士之名辜若不正名𣂏義以昭示天下
竊恐姦雄之竊笑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忌器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
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明典固在迺軍士誠聲于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
輒自猝辱如此且鬪其鬚拳挍體無完膚袒

裸牽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
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
則執名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
訴兆發後鬨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其姓名傲君無上罪五夾堂陛之等倒首
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若抗若不獲真正元兇數
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懲目
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深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怨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軍者若曰無與於軍而二三姦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三乞見丐予鍛鍊成獄以報
陛下以聖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而悉赦之猶不使無辜被茲刑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曾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五紛

亂喧囂不肅弓不知操上馬輙墜廢弛殊甚欲
振法行罰却被管軍人衆環座號呼大譟不服
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爲詞迺甚畏其爲
情亦甚畏矣豈本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
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殊固可
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猶謂法令能行紀綱能
立此非愚則誣也非諳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寬大識者竊過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今且有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直爲是煦
煦以幸目前之安不知養亂者蓄變將自誰遺也無

亦慮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憲
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藩鎮雲擾故
藩鎮之臣桀敝而起憲宗發憤懲創振累世之
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
定諸藩再興赫然稱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
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犯
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外可謂危篤矣而叛
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
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禍
此萬萬烈矣而 國誅討定群工効忠卒之醜
虜悔禍叛賊悉平斯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輔翼豈異 祖宗之時文武並用過為
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籌以潤色其人此
臣等之所未解也近又傳聞言事之臣議欲聽
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韓邦奇巡撫矣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遷者蓋欲以全邦奇也然當事者寔
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任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然也以叙更之
當事之臣過為承式遂從以叙往又出了何異唐
時藩鎮之為耶昔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
子以為要君蓋廢置予奪 君上之權也軍士
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威柄移於下矣

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之
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體損威
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
伏願
陛下勑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
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
得即聽邊臣取二三不辜苟且了事及
勑吏部别推才望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輙
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徒輩將來廢置之端則
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

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欵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
成湯居亳於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
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又問
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
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柔恤之
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
稱聖今
陛下所以寛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
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欵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於葛伯之征矣

夫葛伯隣國耳罪止於不祀及殺一童子而已
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養臣僕罪浮
於葛伯甚矣
陛下庸肯盡宥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於此固非臣
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於中
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
為 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
顧身親覬覦使 國家暫安無恙彼得以安食
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

固不及也誰肯爲　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
之策以自取踈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妄
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
惡臣爲異已譏毀搆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涘以答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
臣該科之責是以忘其愚陋復陳覼縷臣等非
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和衆然知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
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爲非以
叛逆爲當然倡亂爲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

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
風靡日深月甚雖
陛下大聖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撓而田也今建議諸
臣瑣瑣於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論徒聒
陛下聰明者然使天下聞知凜然知大義之不可干
正議之不能容扶世翊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
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
守經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
固並行不悖也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之孔子非不知死者
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已者蓋誅
死者於既往所以戒生者於將來孔子固為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然則今日如臣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惓惓
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明賞罰勵人心以靖地方以重民命事臣聞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善治此言雖籠統論政而論於興師之際尤為切要臣等敢因大同之事一為籌之且軍士叛逆罪惡深重　朝廷屢頒詔旨而不信重賚金帛而不從其兇頑慓悍之性犯順無將之勢已自可槩見威以刑殺良不為過但陛下好生之德天地與同揚武之餘恐延無罪不得已而為寬假之舉所惜將官軍士姑息苟安老

師費財迄無成效揆厥所自盖

朝廷賞有餘而罰不足故也

陛下以都督馬永所奏下 廷臣會議本日早議得欲令侍郎胡贊所領人馬再令馬永帶領本鎮人馬若干一併前進臨逼城下守取首惡如彼不肯擒獻攻城進取等因議擬 上請竊惟進兵之說一以全 朝廷之威一以彌不測之變今日處比事之第一策也臣等至愚夫豈不知但今 天兵臨城渠魁即殲此固生靈之幸設若似前據堅守深屯關握鑰前項兵馬進退無據白手平人被賊驅使方攻則拋石下矢必皆

本鎮之軍攻開則先鋒受敵者皆無罪之卒鋒
鋩之下善惡不分軍士貪功慘酷無忌誠恐逆
賊未見誰何而闔鎮平民糜爛多矣且官陞三
級銀五百兩　朝廷之賞也解人之肢體焚人
之室廬逆賊之罰也富貴之與生命輕重較然
人非病狂喪心未有以生命而博富貴者今
朝廷激以富貴賊徒寄人以生命我施其人之所
輕而彼加其人之所重趨避之間審擇已久緣
是降　勅切責之旨若罔聞知互相擒捕之文
徒成畫餅克敵制勝固不難哉如蒙乞
勅兵部一面照依前議行令侍郎胡瓚等調統兵馬

遏壓鎮威一面再　請黃榜一紙先行申諭本鎮似以為　天兵此来專為剿除誅殺桂勇家口真正首惡　宗室居民并九堡去逆效順軍士無得驚恐其總兵及副總兵遊擊等官所統在城官軍平日俱受　朝廷厚恩分當圖報各要奮激忠義整搠兵馬若遇　天兵到日即為內應將逆卒首惡擒出以免大軍進城致有玉石俱焚之慘有功者照格陞賞如再仍前扇惑訛言或畏懼威刼或私徳小恩或牽連戚屬縱惡養亂互相觀望不用命者事寧之日總兵官以下應戰軍卒以上官照失誤軍機軍照謀叛

為從等律悉行處死無赦夫爲示之以此彼將謂助逆者死不討惡亦死不助逆死於賊手不討惡死於王法與其徒死賊手孰若死於

朝廷利可富官可貴而名實兩全哉宋儒蘇軾論諫云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驅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怯勇哉要皆以勢驅之耳夫諫美事也而

猶以勢驅則夫鋒鏑之下尚可以言語文字為
哉故今日之舉內懲為先內懲之幾賞罰為本
賞罰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攻守咸宜上全
天地好生之仁下免肝腦塗地之苦事不濟功不成
者無是理也臣等待罪該科列名會議叙耿之
際語不成倫惟
陛下採其愚得速賜
宸斷而施行之臣等不勝幸甚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詹事府詹事臣霍韜謹

題為夷情事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禽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控馭而邊患愈滋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之無道也奪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切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植守矣可

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下二千
遠來款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illegible]以誘
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不歸我哈密也
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叛衆亦十八而我
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
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illegible]彼叛
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illegible]也以
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人也恐
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
蘭為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

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謂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廩廩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户部之罪也昔我
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

自立堡伍歲時屢豐粟賤屢盈至天順成化年
間其關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
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令商人引鹽悉輸銀
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
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
遂徹業而歸我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
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空虛稻米
一石直銀伍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於
太祖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
于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于戶部則利歸戶部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翀等謹
題為杜狡夷覈罪狀以安中土事頃者日本國差
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
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仇殺因而
橫肆抄掠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
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
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駭
愕竊惟外夷入　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来
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
固不以逆順為之疎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
號倭奴自漢魏之相際也適中國俗尚貪狼頗

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衂以有
日本為之捰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艨艟數
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
爇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
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
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
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刼殺為事不得間則陳
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刼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
四年兩郤其貢僧人如琞發陝西四川各寺居

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夫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

闕廷

顧茲小醜時犯海道因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豊渥捆載而歸盖已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坦萬刳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於

蒞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證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之數遞至數目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況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受之禮眞僞未分强弱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覊紲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唁唁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參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

官監太監穎恩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俱議處未定而令素卿之慢藏啓窺覦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其愚弄之術避地觀望盜賊縱横謀未展於一時禍幾延於兩府寧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該事人員倉皇失措亂散自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為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横死之生靈示以黜而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最爾海夷猾亂中夏先年使

者肆為不軌荷我　明天子仁聖曲賜寬容兹
以讎殺我内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興問罪之師
但釁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
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洋討伐之
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
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守等官將
見獲夷黨宋素卿等勘審明白取問罪犯宋素
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
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illegible]之與

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萬世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於脇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
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詎
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為世美談况
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
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於
皇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
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
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僨事人員并死事
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勑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懲勸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
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
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寔繁有徒合行給
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遍有前項無賴蹤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
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
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
共享太平之休於無窮矣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棠謹

題為責成任事重臣及時經畧併陳末議懇乞

聖明加意邊務更新

申勅大小臣工恊心為國以圖久安長治事近該總

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

封通貢緣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臣會議重覆參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

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

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御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覩故不徒苟安於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耳難乘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爲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譬指臂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縣肉以伺鷹拳以搏虎恩流於姑息威由於構怨而曰任事曰

久任其謀事豈小小哉今何患焉亦可不任俺答奏

曾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來之無患而深慮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慮之耳若以為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待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安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陷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

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戍屯通為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有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丁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脩築崖墻深廣濠塹審擇要害增減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來亦可拒也去亦可守也因循極壞於嚴嵩

父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相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荼毒財物悉歸氈幕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用川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校升日衆以 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益愈退愈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受 恩深重忍漫然目覩而心安乎
陛下忍坐待其困敝而不之救乎則今日汲汲於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一日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

禦寇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仍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殘於搶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饑餓刑役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士不豫而憂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選兵選兵必須恤兵方可揀擇强壯稽查逃亡嚴督閒役之若自之禁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內選領用工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操練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勿妄役使併那

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其搗巢赶馬媚虜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如此如之何其可也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險乃為可恃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賴於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之備匈奴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官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

軍率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未必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以其可墾者召募為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為力則易仍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足而　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養而逃遁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墾田之費其在軍

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任
虜則又有入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
必皆動支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
未能遽盈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
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議
開除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
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
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
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
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

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冒濫支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　請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苦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之急固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皥是大要也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寄雖殊腹裡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守正謀兼

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之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費積弊至今今若詢舉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方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超遷夫久任超遷則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備分守守備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畨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裡堪用者腹裡陞調邊

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專者藩鎮節度之臣尊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功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持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互異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率每撓於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濟急精神耗困於文劄之煩冗志氣消阻於展布之危艱雖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

得乘臣請僉將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者必須奏請可以自處者徑自施行言官不必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効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須朋奸黨惡誤國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播弄腦臆致傷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庶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諉托不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寔懐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廢弛之久每

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爲謀之忠痛連歲生靈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爲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天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未服之虜酋倏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幾與時也伏望

陛下以繼述爲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以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邊圉保太平有道之長

勑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推以

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誠能懷柔處置得宜勿啓釁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徠柀升之術以此為功特加顯擢偷惰憤事重行論罪

勅下户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郎吏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令妄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濟期於成功為務毋分彼此共圖實效合行事宜通行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毋徒空言玩愒更祈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宮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

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
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
無出此矣
隆慶五年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本内差字改正行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邊方失事重大懇乞

聖明亟賜正法典嚴勘驗以警將來事即今山西石州之陷薊鎮永平之蹂躪達虜深入侵犯劫殺焚燒數百年來邊方失事未有如此重大者也臣待罪該科自聞警報以迄于今蓋嘗連名具題申飭參論幾至二十餘疏仰干

天聽荷蒙

採納悉下該部看覆議行臣愚無容復贅但一念隱憂尤有見於今茲事勢甚不容於舒遲寬假俾二邊失事諸臣仍得以踵習故套僥倖漏網者

敬為

皇上陳之夫山西薊鎮諸邊叅遊兵守碁列星羅總

督鎮巡監臨策應

恩賚之施獨光糧餉之給罔後無非為禦虜計也今

虜騎長驅縱横出没犯山西已至月餘出邊始

盡搶薊鎮未幾旬日滿載而歸平時修築分布

竟是粉飾空言猶謂

國有人乎罪狀昭彰刑憲倖免在山西則鎮巡止

於聽勘輕重未分在薊鎮則方欲掩敗為功希

圖倖免猶謂

國有法乎失

朝廷之上所恃以整𠋣邊務畏服人心者惟此法典焉爾法典誠立則重臣畏罪譴之加將卒懼刑戮之及孰不淬勵激昂圖萬全於戰守以免罪愆法典一隳則人知勇往者未必有功退縮者未必至死交相蒙蔽詐冒紛如本遠避不前也而曰堵截本郤走觀望也而曰被圍本兩軍未交也而曰對陣本一籌莫展也而曰調度甚至掩他人之功以歸諸己割漢人之首以行其私主將樂軍士之虛報軍士樂主將之通同因緣為奸肆行欺罔將來邊事日就廢弛誠有莫知紀極者矣然則為今日計是尚可舒遲寬假

不亟亟於法典是正哉欲正法典須嚴勘驗山西失事諸臣有罪無功屢經科道論劾可據斯固不俟勘驗宜以失律喪師罪之特其間罪有輕重差等爾若蓟鎮所報斬獲達賊首級太多使果一一皆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罪猶可少贖豈知近據所聞尤有大可駭者如永平衛開住指揮周文成同子避難在途遇賊砍死其子移屍道傍以歸次日往尋身已無首人有見者語以官軍割去夫昌黎樂亭之間死於賊手者無算即一文成而不知姓名首被割取者何限也又聞巡按巡關所至號哭奔告者紛紛

女盈數百人僉謂所親被賊砍殺官軍割去真首欲於首級內尋認夫據報功首級不滿一千今無首身屍告有數百即此以觀則其所報功次真耶偽耶又何可得而掩也且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題揭相同俱云官軍奮勇追殺上山達賊一滚下崖跌死於中者不知其數將數十丈深澗頃刻填滿茲據劉燾揭稱耿巡撫行委推官高尚仁將前崖下跌死賊騎逐一齒檢割取得真正達賊首級六顆餘多腐爛難辯殊不知深澗寒冬何至腐爛支吾遮飾情蔽顯然蓋賊將出邊必同輜重先行每以搶

掠平民為殿官軍不能邀擊逆賊於前又不能奪回人口於後顧乃驅之顛墜以死然則跌死不知其數悉為虜去男婦無疑夫此展轉溝壑者先後報稱自相矛盾如此則其所報功級九百五十五名顆真偽錯雜如數百人所奔告者益可信其不誣矣堂堂

天朝正值

聖明臨御之初大小臣工弗思殫忠竭慮蕩滌腥羶

總副參遊既以故套而欺督撫總督巡撫復以故套而欺

陛下致使花塲谷棒棰崖等處填溝滿壑之屍盡是

負屈含寃之鬼幽魂遍野白骨盈山風雨晦冥
悲號悽慘奪全軍之氣損
中國之威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壽與隨卿身
膺分閫重寄事勢至此良足寒心尚且不思引
咎自歸乃交章題
請論功行賞將誰欺欺天乎於此勘驗不嚴則故套
踵習掩罪飾功僥倖脫漏者衆矣法典何從可
正也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即將山西失事諸臣分别罪犯輕重
各開應該拏問發遣革職罰治罪條請
旨定奪再無舒遲寬假以傷

國體嗣後雖有報獲功次揆諸理勢豈有賊進一月無能捍禦賊退一朝遽克成功明是割取漢人首級不問可知況州城破陷向來所無縱有奇勳何可贖哉其薊州所報功次丞咨都察院轉行該巡按巡關御史務要親自研審驗視果係真正達首方為准報其有告認首級諸人俱聽一一當前認識審對明的即與領還查係某營某軍割取如律重坐仍行曾經達賊殘傷州縣各將殺死無首身屍逐一查數開報前來盖貨財乃達賊所貪首級必官軍方取查無首之身屍稽見在之首級則其真偽多寡大槩較然

者矣若勘驗明白中間真正達賊首級無幾多
係原被殺死平民首級則將士之罪固莫可逭
督撫欺罔誇張自敘功績其罪尤有甚焉即將
總督鎮巡等官一併重加參奏恭候
處分庶法典可正而將來邊事少知加警矣
隆慶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虜情漸收邊事可虞懇乞

聖明嚴飭督撫諸臣急圖善後事宜并叅玩怠將官以固疆圉事臣於五月內出關彼時即訪知俺荅及青把諸酋雖稱款

貢而貪欲無厭且其部落時肆搶虜已經案行各道轉行各路叅將今後但有虜賊百騎以上臨邊拆牆不拘已未入口曾否搶掠先行馬上差人星夜口報一面據實申呈以憑題

奏處去後隨訪得八月初四日有大同新平堡叅將尤繼先帶領把總劉祿在於所管邊墩偵

牆隨同家丁二十餘名射箭被擺腰在低處埋
伏窺見箭已射盡尚未打箭帶領達賊百餘人
將尤繼先拉去打訖二棍背上射二響箭有家
丁前去救護賊怒砍傷旗牌張儒家丁楊達子
木廷丹張存禮等四名俱各未死今已平復當
有遊擊時爾直同守備麻承勳差通丁郝白三
李登楊羔索王三等送與擺腰貢䝨段二百疋
牛十二隻羊五十隻皮金二百張隨擺腰席筵
宴至晚放回又訪得八月二十九日有黃台吉
第三妾威兀慎比妓以送回華任守備王樹賞
原遊通丁為名帶領夷人六十餘名由宣府滴

全右衛鎮海臺拆牆一空約有一丈六尺直至
本衛北門眺望許父意要進城被守備黃明臣
再四阻闌與羊二隻燒酒黃酒各一罈燒餅一
千個回因嫌太少奪去黃傘一柄有通丁任達子
鐵盔于大尾撒等引至張家口見參將賈國忠厚
賞去訖又訪得九月間青把都部落將新開口
堡守備趙熈拘執索銀六兩買瓜食訖方始放
回又訪得十月初二日打喇明安部落把都兒
台吉銀定台吉帶領精兵三百餘人一半皮襖
一半穿甲由膳房堡野狐嶺第二臺拆牆三空
各長二丈許一齊進入聲言要與青把都一樣

撫賞隨將該堡守備張汝松名下把總張維屏官軍趙尚義等家丁武應舉等拾餘名搶去又將居民閻留兒石正妻砍傷及虜去走踏打崇人十餘名因見衣裳藍縷俱各放回併搶去居民武二等馬驢十三匹頭見屯興和邊外連日放回白朝曹伏江二人講話等情夫臣未至巡方以前無論已乃自七月以來搶虜劫奪無虛月也小民被虜無論已乃把總守備參將等官皆挫辱也窮夷零賊之剽竊無論已乃擺腰把都兒台吉銀定台吉等夷皆見今撫賞者也虜情如此寧保其貼貼無他變乎且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甦民困事臣以一介草茅待罪關陝惴惴然恐無以稱任使

而副

德意也所至召長吏集父老問所疾苦除事可便民而臣又度可徑行者已隨事調停不敢一一瀆

奏乃若兵馬錢糧事關軍國須用

題覆方便遵行然非查審的確委係斯民剝膚之災則亦不敢以瀆

宸旒也爲此冒昧條列上 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議覆施行軍民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買馬查得成化年間因延綏鎮添設城堡抽選土兵每名免額糧二十石供軍名為免糧土兵未買馬也至嘉靖三十二年前項土兵一例買馬入衛仍每名再抽一軍名為新抽不免糧土兵當時苦於民差者兾投軍以免糧而糧未必皆二十石也中間八九石者有之甚至二三石者有之一槩投充不虞後来有抽軍買馬之禍隆慶二年該總督陝西三邊侍郎王崇古見得買馬苦累編戶議將倒死馬匹照糧數多寡分定朋限如糧足二

而飄然長往又不能親遏於臨時備禦徒勤捍

禦何賴守備膳房堡張汝松新開口堡趙應萬

全右衛城黃明臣各有城守之司俱乏預備之

策送銀兩送段幣惟知媚虜為訐謨或欺上或

剝下但以了事為得計防虜於未入之始哨探

已自欠明遏虜於既入之後堵截何嘗効力以

上各官所當重加罰治者也如蒙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議擬將賈國忠等重加罰治以肅邊

紀仍乞

申飭督撫諸臣凡一切邊事毋事姑息毋狃晏安從

長計議務求停妥果有窒礙難行者不妨明白

具　奏其膳房堡一節或諭令俺荅青把諸酋一面将搶去人口等項照原數送還一面将銀定諸酋依夷法罰處或来歲開關絶此一枝進貢或今歲
欽賞不許此酋復領參酌虜情務求得策如俺荅等處置得宜銀定等叩關悔禍似應量為撫賞以全　中國之體如俺荅等推諉不管銀定等執迷不服則虜酋合謀情形已著似又當另為區處以申　中國之威庶寔盟者既得以制其短長之命則窺伺者或可永其款
貢之心美再照夷狄犬羊也邊臣日與犬羊從事

於刀頭馬足之間難保其絕無釁隙第諸臣不
能仰體
朝廷初意每恐虜人反戈以為起釁自我遂惴惴
然為一切彌縫苟且之計日惟無事是視而於
皆弗恤焉不知虜反日驕
貢反日壞因循至此即封疆之臣亦自知其漸不
可收拾矣更祈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
朝廷原無意必夷情難保終始使果受我約束則
照常撫賞以嘉向化之誠儻其額外請求亦當
量為節縮以示有限之義如或肆然虜掠志在

挾求尤當不時具
奏求申一擊以昭不測之威俾操縱予奪機常在
我而虜恐恐然以不得撫賞為患則
貢市可長而疆圉益固矣
宗社幸甚邊防幸甚
萬曆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酷暴邉官擗視降人陰壞邉事懇乞

聖明申飭督撫諸臣亟為破格招降以弭隱憂以保

乂安事臣伏覩本年八月二十六日

勑書內云副叅守備等官統領精壯慣戰官軍各照

地方分投布列營陣且哨且行出於境外或二三

百里或四五百里務將野草林木焚燒盡絶使賊

馬不得住牧欽此夫草木近邉者尚欲燒盡况板

升盤據乎曩輔臣條議八事內亦曰散逆黨盖

深見投入夷狄者非陷於罪累即迫於饑寒是

故當有以解散之無使厚為

中國患也誠至計也臣自任事以來訪知邊外板升內為　中國逋逃之淵數外為醜虜住牧之巢穴逼近大邊實

國家將來隱憂又聞管墩官軍每遇投降人口不肯收留或羈繫墩內以俟夷人尋取臣猶未敢輕信然亦未敢謂其必無也隨即案行各道通行各路參守等官嚴加曉諭守把官軍但有降人到邊審非奸細不論男婦即便招納如有故殺及送虜者從重擬罪去後迄於八月未見以招有降人報臣者後臣因巡歷所屬行至龍門地方見一老人越嶺而來望臣聲寃而其聲甚

哀遂停驂而睇視之見其衣裳藍縷容貌憔悴潸然淚下問之悲咽不能出聲隨發巡捕千戶張世勳審取口詞批行分巡口北道兵備副使王汝梅究報該道審明招解到臣臣覆審得滕良執稱年六十一歲係大同雲川衛人嘉靖四十年九月內被大舉達子攻破張化堡將良搶去跟住一十五年每要回家不得空便近於萬曆四年七月十八日夜得便走至牆下說我原是　中國人今要投降有守墩軍一人問其姓名来歷知是一家隨說我是你姪兒滕友學但如今法度利害我不敢收憑你從何處扒入待

到家時我來看你等語良見滕友學不肯收留又不敢復回虜地捱至次日晚到一邊牆空處扒入尋訪到家後不知何人與鐵山堡操守任服義說稱滕友學將伊叔收留任服義將滕友學拏去狠打五十大棍莊上衆人見打了滕友學將良不容在莊居住說如今法度利害誰敢留你良因無奈故來聲寃求救等語覆審滕友學執稱相同　臣參詳招情及審據滕良言語臣不勝痛恨夫叛　中國者殺無

赦尤仰荷

聖明特從輔臣之議明開散逆黨之條夫逆黨不曰

誅而曰散正謂往而不返者尤當設法以招徠之也况来者可麾之去乎今滕良係攻破堡寨搶去人口較之輕身投虜者已不同科乃友學係伊族姪至垂涕泣而道之而不敢開關延入馬良幸而扒牆得入矣友學以連累之故竟遭毒手揕之五十幾濵於死致使鄰里鄉黨視滕良如虺蜴馬惟恐影響之不幽而禍及已馬堅去人不返之心助夷狄厚積之勢於民為不仁於

陛下為不忠有臣若此將馬驯之查得任服義係三科鄉試武舉例不𢘆提除批行該道依律擬議從重究治及將滕良賑濟安穉以示優恤外臣

為照前項情節皆臣之得於親審者今一則曰法度利害我不敢收一則曰法度利害誰敢留你臣不知所謂法度者果 朝廷有此法度令其不收也抑督撫耶抑將領耶皆臣所未解也夫督撫諸臣身受 國恩謂其不能仰體 朝廷恤邊至意而縱令邊官拒不納降固臣所未信然使其果能申明約束嚴諭將領俾凡投誠者皆知 朝廷有散逆黨之意而故犯者必痛加懲治以警其餘則將校學何至忍於不納任賊義何至敢於酷刑將良亦不至開關於萬死一生之後而求鳴於臣矣是督撫諸臣有不能辭其責者且

臣查得隆慶二年招過降人大同至二千一十一名宣府亦四百一十一名陞賞過將領趙岢等二十二員及查萬曆二年招過降人大同止九名宣府止六名萬曆三年宣大兩鎮招過降人各止六名夫相去無幾特而招降人數多寡懸絕如此是可謂無其故扎大抵邊臣每以中國收降虜酋索賞爲詞即使其言信然將安於不收乎乃今滕良投降將及三月未見有人爪尋着且一向邊臣亦何嘗因不收其夷降人而減去其夷撫賞也此又必無之事也臣又聞往時虜酋因邊外空闊住牧不常自嘉靖二十五

年以来板升漸多即今左右衛一帶邊外聯絡
不絕又有　中國人如馮豪傑等為之掌管遇
有投至者即每名給穀九石牛一隻鋤一張豐
州等處膏腴地土任其開墾以故去者接踵夫
中國之逃入夷狄者既付之無可奈何而力不能
制乃間有逃回　中國者又必欲曲為禁阻而
復還之夷狄彼方懸利以誘之而邊將乃嚴刑
以拒之自弱之道也非計之得也伏乞
皇上憫念宣大為　國家重地板升實將來隱憂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如果臣言有據仍乞
申飭督撫諸臣嚴諭各該將領將逃回人口加意存

酋或困於饑寒則原其苦楚之情作何安插或陷於罪累則分別輕重之等作何宥免蓋有罪不 赦則彼不敢来而吾亦無柰彼何故不如寛之為愈若優恤不厚是堂堂
天朝反不能如彼給牛給穀矣且又嚴禁將領之剝削痛懲有司之科斂務使見在者有樂土之安逃去者動思鄉之念儻仍有任服義等輩則照依軍法綑打施行庶邊事有瘳內地益固矣若不趁此閑暇之時大破常格痛作一番將見板升所居 中國人將及十萬此而不已邊鄙日蹙
陵京肩背且弱萬一虜酋寒盟以

中國攻中國則今日之馮豪傑等又將繼江阜趙全而後矣其爲邊害可勝言哉夫勝良不足惜也顧其事雖止於一人而所係於邊防者甚重臣謬有地方之責而又得於聞見之真故敢冒昧陳之惟

皇上裁擇焉臣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

十石者隨倒隨買十五石者二年十石者三年各倍補十石以下每石徵銀五錢幇貼軍裝永免買馬意非不美也但各營馬死即勒限買補勢難延待且原議徵銀之說𢷬格不行仍一例買馬如延安府膚施縣土兵郝馬兒糧止一石二斗楊小壮兒糧止一石四斗見今俱買馬匹且一買之後有被别軍搶兌者有姦軍尅減草料因而倒損者弊難盡言而操防守備等官率多通同作弊每將自已馬匹轉賠本軍本可值銀數兩輒令本軍田籍討取有索至四五十兩者如慶陽府環縣

土兵一名趙仲傑其戶丁指馬先討銀二十兩又揭賀天右銀三十兩又揭賀棟馬作銀三十兩又取戶丁銀十九兩又二次揭溫國銀四十一兩皆有文案可據以致各軍戶內地土無人敢種有司以事干軍旅無端追逼甚至將荒地之四鄰毫無相干者而株連之矣此而不已則逃亡日衆荒蕪日多其爲邊方之蠹非小也查得延安慶陽二府原額免糧土兵共四千七百八十二名續抽不免糧土兵共三千一百一十六名共免額糧六萬二千七百巳廿八石七斗零合無通融計等

本非懸絶目一時所議通融之法無論軍多糧少州縣固省十之六七即軍少糧多州縣亦省十之四五一況以延慶之地糧供延慶之兵馬有何不可照各處之糧石定徵銀之多寡有何不公徵以銀則民無逃亡給價則馬鮮倒損有何不便以固公私俱利之策亦均平齊一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天選選壯丁以實軍伍此邊防急務也使一選永役以誰曰不可但有犯罪逋逃者有因糧差負累者暨一切無籍棍徒勢非得已

然後應選丁而各官不察來歷止憑隣保即為收營有著伍未幾而隨即逃走者有一人而兩三處投充者有虛捏姓名住址清句到縣茫然不知爲誰者甚至故將有讎姓名捏報投充以圖陷害者即如延長縣董愷因與伊叔董迎秋相毆即以迎秋名字投充清平營軍一名領賞銀五兩却同伊男董閙僧逃至神木堡令董閙僧復捏馮堂詭名愷亦冒頂秦天右名姓投軍二名仍各拐賞銀五兩見被伊父董迎恩具告至情願討一明文以圖以後不相干涉又山西流民李栢缽先與

贅袁世宰傭工盜十[illegible]收逐後以世宰姓名在

神木堡投軍一名拐[illegible]貨銀五兩隨即逃走該

堡反句世宰應軍至[illegible]薛溺泣而道之此皆臣

所批問告實者其他[illegible]㑀人之被累雖人之被

害者可知也徒有選[illegible]補之名絕無選補之實

虛伍缺民莫此為甚[illegible]逈今屢款雖未題

准召募然萬曆三年召募不[illegible]與之禍至今尚酷而今

之選補逃亡及招聚[illegible]夫丁亦何異於召募也

合無以後選補召募之時除嚴審本軍外各

該衛所營伍將召選[illegible]軍人一面暫且收營

一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文原籍

衙門查有著落方許給賞收糧萬一復逃亦淸句有據不至莫可究詰而騷擾地方也再照將官中與軍士同甘苦者雖謂盡無其人而私役私占科斂扣剋者則比比皆然更有利軍士之逃以圖月糧之扣者尤爲可恨合無以後每年終行各該道將衛所操防守備等官逃軍數目設法嚴查分别有無多寡以定功罪而總副叅遊等官則各視其所屬之數而勸懲焉詳報督撫覈實施行庶愼召於始而又稽逃於終不但閭閻免淸句之擾而營伍皆實在之軍矣伏乞

議倉糧照得各邊腹倉場如銀塩糧料則專備客兵支用民屯糧料則專備主兵支用除民屯隨收隨支無容別議外惟銀塩糧料節因虜欵已久客兵免調以故積貯日多紅腐日甚及差官查盤輕准浥爛重坐侵欺即如往年侵浥糧草何止數十餘萬雖奉有

明旨嚴刑追併然人亡產盡豈能照數還官問其人則曰監追查其贓則曰變賣空有追納之名竟無完報之實徒使蔓及無辜而相繼斃獄者豈盡同爨之家屬哉捐

國計干

天和莫此為甚此固由各犯之侵盜可恨而各倉之積久所耗者不終無也向該閱視侍郎吳道直查得固原鎮節省陳朽芻餉題行户部行臣會同總督衙門議處除查明另報外他如分守河西道所屬永寧等倉近年以來除客兵年例銀貯庫鹽引改借別道俱未召買外即先年積貯見在糧三萬一千餘石料二萬四千餘石草五十七萬餘束以往年屢未歀時經主客兵計之雖止足四五年支用然積久未支率多陳腐若不及今盤為易換則浥

爛益多甚者與灰土無異萬一地方有事所
調客兵豈堪食用合無將一應客兵糧料草
束行督撫及臣通行各道酌量往年虜騎充
斥時某處某處約有客兵若干約費糧料草
各若干量留年淺鮮黃者以備緩急其餘新
舊相兼搭放主兵支用如倉糧每石時值銀
五錢即於主兵銀內扣留五錢責令原收人
役或召商糴買抵斗還倉料草准是陸續易
換歲以為常惟主客數目明立文案每歲終
仍於報部邊儲冊簿內明白登答不得差錯
致難稽考庶

國儲不致虧損兵馬亦獲實用矣便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二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議處兵馬粮料積弊以充軍實以甦民困事車駕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陝西巡按沈涵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看得陝西巡按沈涵條陳三事內除議倉粮一欵係隸戶部徑自議覆外其議買馬選軍蓋均於

國計有裨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候

命下之日備行欽遵施行

計開

一議買馬　前件臣等看得免粮上兵原未買

馬後因倒死照粮賠補故議立買馬之例相
沿日久遂致編戶苦累不堪誠有如巡按沈
淑之言者今欲通融把算計粮徵銀解道貯
庫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約以三年查照遠近
給銀自補如粮銀拖欠倣起運事例照數查
參無非目擊買馬困苦優恤貧軍之意相應
依擬合無移文該鎮備行延慶二府以後免
粮土兵每粮一石徵銀三錢三分各解該道
貯庫限自萬曆八年為始如有拖欠比照起
運事例一體查參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率以
三年為準若遇倒死并追賊對敵損傷等項

悉如所議於前項收貯銀內支給責令自補仍每軍每年各除月糧外給銀六錢以為軍裝之資其馬過三年不死者犒賞銀候巡撫衙門臨時斟酌行之不必拘定為例數年之後銀有積餘專備軍馬之用不許別項那移支費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　前件臣等看得召募軍率多無籍棍徒捏報投充希圖銀賞陷害平人及該營將官利軍逃脫侵扣月糧虛伍殃民誠有如巡按沈涵之言者今欲慎召於始稽逃於終

無非防詐冒以實軍伍之意及查萬曆三年
十二月内該薊鎮督撫官楊兆等會題為重
責成嚴清勾等事内稱薊昌兩鎮營衛將領
千把總等官不善撫恤致軍逃亡以十分為
率二分以下者附近三分以下者降一級五
分以下者降二級亦於年終聽督撫官查其
分數分别具奏永為定例等因本部覆奏
聖旨是欽此在卷大畧與前相同相應議擬合無備
行陝西督撫轉行各道將領衛所查照原議
以後如有選補召募到軍一面暫且收營一
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文原籍衛

門查有着落方許給賞收粮不得仍前一槩
混收滋奸者並聽該道將衛所將官逃軍數
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呈送督撫悉照
薊鎮事例舉行伏乞
聖裁
萬曆　年　月　日奉
聖旨依議行

戶部一本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蘇民困事看得巡按沈□條陳內除買馬選軍二事兵部議覆外其議倉糧一事係隸本部大率謂各邊腹倉場銀塩糧料因虜納款客兵免調積貯日久紅腐日甚將来不堪食用乞要通行各道酌處量留鮮黃者以備緩急其餘搭放主兵支用就於主兵銀內扣留召買抵還歲以為常通融主客酌處新陳與本部近題事理相同相應議處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陝西督撫各一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

行巡按御史并劄付管粮郎中查照先行近本
官所議通行各道備查各該倉塲節年積剩實
在客兵糧料草束總計若干某處緊要每年約
費若干今該量留年淺以鮮黃若干以備緩急如
果見在數多相兼搭放以主兵即於主兵銀內各
照時估扣銀召買如數以抵還另項收貯其主客
數目明立文案每年終以於邊儲簿內明白填註
報部稽考如客兵粮料草束見今積貯乾潔足
支一年查照前行不必盡行召買將銀報部相
省京運年例庶粮草不致浥爛邊儲
國計亦有稗益矣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　月　日奉

聖旨是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鄧光先謹

題為勉竭愚衷條議時政以重邊省事竊惟寧圉靖疆莫急於兵食而強兵足食莫要於紀綱貴路通滇南　貢途驛站疲困宜為蘇息之謀脩文乃綏遠先務科舉重事宜計經久之費臣忝司耳目叨按貴州恪脩

憲綱之條期塞風紀之責除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隨時因事舉行外今一年已滿謹將後項時政關於大體而速當救補者列為五事上塵

天聽伏乞

勑下該部詳議如果可採

俯賜施行然識淺才踈自知無補於
聖治而千慮一得或可少畢於遐方也臣無任惓懇
仰望之至
計開
一會計原額以足軍餉照得貴州貴前黃平等
二十衛所旗軍迷中土編戍三戶埰充原額
共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名軍餉銀米
原額本省府州衛所屯科秋粮與夫四川湖
廣協濟折糧銀兩通共二十三萬八千四百
九十有奇一歲所入本足一歲之用邇年以
來軍士逃亡數多逐細清查見在者止有二

萬七千六百七十餘名不及十分之二矣軍
去糧存宜乎二年餉餘十分之八也銅仁加兵
不過歲用一萬七千有餘雖移此與彼似可
給足然猶待哺嗷嗷乞擾盖緣川湖異省參
越相視逋負為常而播州宣慰司為甚本省
官員籍口土司難徵推調成習而黎平都勻
程番三府為最司計者厭錢穀而漫無清查
秉柄者任溷混而藉以漁獵事干軍需大計
豈宜苟率相沿合無行巡撫貴州都御史督
同布政司掌印官督糧參政通融會計貴州
一省各衛所見在官軍共若干各府州縣并

各衛學官吏師生共若干銅仁新募秤石阡
思州防守軍兵共若干每年該關支俸廩月
粮魚鹽共若干本省銀米并川湖協濟粮銀
原額之数給放有無虧贏如有餘爲犒賞征
剿支用如不足查議於何項措處明白具
奏若督粮參政不依時赴川湖催徵本省并川湖
掌印管粮官完粮不及分数照依近年前後
巡撫都御史趙　吳　題
准事例撫按官會同參
奏一體照例降調懲治以儆怠惕著實舉行毋得
仍前姑息勸懲明而催督必勤源額足而邊

餉有賴矣然不汲汲於正額之稽查惟孜孜
於別項之措處議商民之稅用未濟而民膏
已竭開吏農之例財未裕而吏弊叢生猶醫
眼前瘡而剜心頭肉也況眼前之瘡未必能
醫而心頭之肉剜割幾盡矣地方瘠薄恐滋
弊藪而傷元氣所當深慮者也伏乞
聖裁
一責成酋長以靖苗患臣惟貴州夷民俱三苗
遺種伏則為民逞則為盜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所以樹長為理列以僚屬秩以品級又
寵以漢官冠裳俾其壓束部夷以相安於羈

縻之中也邇來此義不明姑息意殺獷捍為甚非為鈐束罔加抑亦縱容得利作梗攔途剽掠官商惡用長為哉昔者孔明征夷就用其豪傑自來以夷治夷制禦常道况以本土之酋長治本管之部落實為本等職守名正而言順也合無行巡撫都御史申明激勸之令行都清威清思石畢節各兵備道將所管土司各所轄地方定其疆界立以碑石嚴令保安境土約束苗夷如本界內盜賊出沒窩窩酋長即將夷盜解献方與贖罪如有勞勣亦量行賞若有縱容庇護通同分贓等情輕

則聽巡撫衙門徑自查治重則題
請或照例降級或削奪土職以示懲創有能竭忠報
效歷有殊績者敘議具
奏乞
恩勸以示優異於羈縻之中而寓鼓舞之術則土酋
庶知斂戢奮勵而道路可望靖寧矣伏乞
聖裁
一並著恩威以肅紀綱嘗聞朱子有云其具不
在兵食而在紀綱臣以為紀綱之振肅在恩
威之並著乎夫所謂威者非刑驅勢廹之謂
也惟信義以服其心而自有餘威矣所謂恩

者非家賜人益之謂也惟廉約以節其力而自有餘恩矣觀聖言忠信蠻貊可行梁琎清操晉長感悅者可槩見也貴州之紀綱敝也久矣假餉稿而私囊槖官軍不蒙實惠張虛勢而冐功名地方徒滋勞費相詐相愚則人心厭而威信不立餽贈而動支軍餉攤酒則累苦旗甲宴會肴筵繁靡花幣臺盞豐碩奢侈之狀迥有過中原者勞民費財則民力竭而恩意不孚其軍民忨愒風俗偷頹法度日弛紀綱日紊大壞極敝有由然也原任巡撫吳 前弊知懲措施似涉於過繇新任巡撫

陳清直素著矩矱可必其改觀但蔓齋廷

滋必仰仗

宸斷始可芟除宿弊而昭示遐方也懇乞

敕下巡撫都御史陳　痛削前弊以漸更張大布恩威並行不悖罰必當罪賞不踰時每開誠而布公勿喜功而妄動務敦信以孚軍民之心如有不率者震之以軍法可也清約以自持儉朴以率下一應靡費悉行裁革務節財以裕軍民之力若要其極則雖與士卒同甘苦亦可也臣聞夷性至詐也而可以信孚至貪也而可以應感行將畏威懷德無事則可得

歸心有事則可效死力軍務重任兼制事權行無掣肘法度紀綱翕然振舉庶乎數年之間近悅遠來食足兵強我

皇上柔遠之仁威遠之義洽於無疆而弘於無外矣

伏乞

聖裁

一蘇息驛站以重 貴途臣惟貴州全省南接滇中北聯湖廣既阻舟楫路極崎險所有各驛馬館夷民不便軍令代當多蕩產傾家若清平衛則累及衛官之僅見矣各站扛室站軍不逃軍餘幫送時摩肩胝足若清平衛則

累及操軍之幇助矣上山下箐絡繹無休以
致十室九空軍伍敝乏愁苦呻悲之狀有不
忍見聞者緣本省之遞送煩劇而雲南之供
應甚繁進　京之　貢扛有數而夾帶之私
貨無考各衙門之差委有限而黔府之遣給
無窮夫黔府係干勳戚年有貢賦但內官指
揮千百戶蔣旭等滿載貨珍反覆連絡多為
近結遠交私謁通賄一槩俱以進　貢為名
不知所入於　內帑者有幾何也指揮沐勳
一稚子耳襲職後由南京娶妻回還擅遣
欽差沐府公子傳牌馳驛家眷奩囊用夫及二百餘

名馬至七十餘匹虎狼悪僕騷害多端雖臣裁抑於過省之時由湖至貴州省城哭聲載路矣又雲南土物繁多之地不才官員囊私溢滿者諂諛求討俱給以雷務符驗無一日而無黔府之牌也至於雲南布政司銀扛之差諒必歲有定之起有定数差委官員多係營求便道囬家夾帶貨物以濟已私扛反多於官扛然各官祇為倚借之便而不知沿途之苦刻於肌骨矣且兩界相距半月程途苗猓羅仲雜居不時出劫萬一眞偽不分漫藏誨盜累及官扛干係匪輕此又隱憂

而出於夫馬之外者也况貴州爲滇南咽喉之地倘貴之驛遞有阻則滇之門戶不通而蘇貴州者無非爲滇南計當通融參酌其利害而預戒其不虞者也懇乞

天語叮嚀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收斂族僕毋輕馳驛騷擾禁止馬牌毋得濫行遣給再乞

勅雲南巡按御史查究指揮沐勲奉何

明旨差遣馳驛如有虗僞從實治罪仍將三司各道等衙門一應冒濫夫馬牌票立法稽查如有緊急鄰近公務難以頻填勘合應用憲牌者即用巡按印信掛號貴州巡按委官接境地

方查驗明的方准應付如無巡按印信者即
行裁革但遇起解金銀等扛於一月之前雲
南巡按御史查驗的確扛數委官姓名夫馬
數目移牒貴州巡按御史行按察司轉行上
下路兵備道差撥官軍逐程護送如有混帶
私物多索夫馬者計沿途夫馬之費坐贓恭
治又卷查奉都察院勘合為條處驛傳事宜
以蘇困敝事內開四十一年以前扣減驛遞
銀兩照依原議清查解部貴州驛站窮瘁無
憑扣解祇為滯積懇乞
撫念遐方疲敝一併豁免仍嚴革經過官員并本

撫按司道參守等官食料廪餼不許折乾不惟可以蘇驛傳之疲困而可以防道路之不虞庶於
朝廷貢途為有益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費用以全
盛典照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當科臣繆贊監臨初到地方即首理科舉事務詢其費用該司應以原無定額每科動支巡按衙門贓罰等銀湊用臣甚訝之咎前此當事者不為計處既而詳訪庫藏空虛軍民凋瘵雖開科之時

議派坊牌銀二千二百六十兩尚且追徵艱
苦欲處之而計誠無所出也臣雖預期逐事
裁省然至於禮不可缺而費不容已者更難
裁減該司若grant詘而援舊規以乞蠲罰不得
不照節科事例批允以充用焉事雖苟益終
非可久之規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提
學道酌議可垂永久詳報隨據該司呈稱會
同按察司按察使鄔璉提督學校副使劉日
材查得貴州自嘉靖十六年開科以來一應
錢粮原未計處節科止是隨時呈動察院衙
門贓罰等銀湊用如壬子科以前文卷水没

無憑稽考乙卯科用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
戊午科用銀七千九百四十餘兩辛酉科用
銀六千三百八十餘兩三年所積止僅足當
科之用今甲子科蒙本院刻意節省先將一
應宴席供用等項酌減裁定舊規幣儀盡行
革去是以用銀僅止二千七百三十餘兩典
禮既敦軍民不擾然猶措處不前只得查照
歷科舊規呈動本院贓罰銀一千五百七十
餘兩支用其餘用過之數多係那移借貸尚
未補還清絶況本院贓罰銀兩近奉勘合解
部委應酌處以圖久遠議得貴州本以夷地

設為藩司地瘠民窮財用詘乏不及中土一
大縣而貢舉人材
國朝盛典合用禮儀其費實不容缺略者也查有
舉人坊牌銀兩每科原額二千二百二十兩
近奉勘合止給舉人一千二百六十兩尚餘
九百六十兩每科追收不完雖奉勘合起解
竟為虛文本院贓罰銀兩每年以十分為率
八分解户工二部二分存本處備賑貴州事
簡贓罰不多近年解户工二部每年共不過
一千二百餘兩極多不及二千兩若當科年
分贓罰銀並前項坊牌餘銀存留支用即上

年為準似足以濟科場之費但俱奉勘合起
解之数必須題奏
欽依方可留用合無呈乞念恤邉省委與別省不同
具 題留用永為定額庶免別項那移科擾
等因到臣為照貴州荒徼建藩以来附雲南
鄉試伏蒙
皇上久道成化文教誕敷至丁酉年闢專科又至丙午
年增解額人文漸着雖椎髮卉服之輩莫不
喁喁向風猗歟盛矣夫賔興
大典既比美於中原而科場費貲誠當計夫經久
且前項贓罰牌坊等銀解之所以充

大祭而存之可以完
大典莫非
朝廷之公事也矧養賢以及萬民而其利無窮乎
如蒙
軫念賓賢乃
國家重典而貴州實窮苦荒際乞
勅該部查議如遇當科之年將巡按衙門本年分贓
罰銀兩姑免解部與前項坊牌餘銀俱留為
科舉之費監臨科場巡按御史嚴督細查不
許冒破事完之日布政司將用過支存數目
報戶禮二部查考巡按御史報都察院查考

仍行先儘坊牌餘銀支用次將贓罰銀兩務[illegible]
支如贓罰銀兩支有贏餘盡貯為本處備賑
亦不得因而妄費庶賢材永藉作養之
恩而軍民不苦科擾之累矣伏乞
聖裁